

走进磁器口

□宣城市工业学校（太美校区） 查晶芳

一条石板路，千年磁器口。

重庆磁器口古镇位于市郊沙坪坝。初听名，皆以为是“瓷”，见到古镇大门牌坊上赫然写着“磁器口”，大家都疑惑了。导游介绍说，这里确实是与瓷器有关。镇始建于北宋，原名白岩场，因明朝皇帝朱允炆曾于镇上宝轮寺避难，后改称龙隐镇。清初，瓷器业鼎盛，嘉陵江边的这座小镇成了重要的瓷器生产和转运码头，彼时“磁”“瓷”多不分，故有此名。

“白日里千人拱手，入夜来万盏明灯”，磁器口大门两边的对联无疑是形容古镇之繁华，我们一进去，便感受到了。

窄窄的石板路上人头攒动，笑语喧盈；两边店铺密密麻麻，鳞次栉比。那些高悬的匾额虽古色古香，但打眼一望，便觉一股热乎乎火辣辣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卖火锅底料的最多，有的店铺檐下挂了一溜溜艳红的尖辣椒；有的店里支着大铁锅，老板正现场炒制，游客围了一圈。“陈麻花”也很有名，不少人排队在买，据说是“嚼着惊动十里人”。试吃了点，果然是脆香酥齐备。椒盐花生、酸辣粉等也是这里老牌的风味小吃。还有茶叶、字画、汉服、瓷器等，样样不缺。掏耳朵的小店居然也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童家院子和宝善宫门前游客最多，都是典型的明清四合院建筑模式。宝善宫现在是茶文化馆，有时也有川剧表演，内部环境很是幽静清雅。听说民国时镇上茶馆就多达上百家，倘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品茗听戏，定是惬意非凡。童家院子原是清代民居，现在门口挂着“网红打卡点”的招牌，里面卖各种小饰品。入口处彩灯耀眼，雾气缭绕，游人比肩，场面堪称火爆。

沿街大多数店铺是一楼一底，青砖灰瓦，木格檐窗，青衫隐士般的素朴沉静。但它们的主人却与之风格迥异，招徕游客的热乎劲儿颇似那红鲜鲜的火锅底料。在一家手工酸辣粉店前，我就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。不是因为它门上贴的招牌“祖传三代更好吃，不吃白来磁器口”，而是门口那个中年男子的“表演”新奇有趣。只见他从面前的大缸里舀出一碗面浆，然后左手高高举碗，一条条细长的白色面线便从搪瓷碗中筛子般密集的孔眼里伸了出来；与此同时，他一边响亮地吆喝着，一边腰身微弓，右脚勾起至左膝盖处，右手先向里绕个圈伸至头顶，似拨云探日，紧跟着再往下来个海底捞月。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配以炯炯双目、盈盈笑意和那口重庆味浓浓的吆喝“走——进来啦，这一——里才是老磁（吃？）牌！”看着好有喜感。我把他的表演视频发到抖音上，片刻就有了近千点击。那家叫“捶棒棒糖”的店铺门前，也是围观者甚众。有个笑咪咪的老奶奶正推着石碾，我看了半天，才相信她是个机器人，因为她的表情始终不变。

小镇上也不乏安静的店铺。同行的朋友觉得有些疲累，就坐到了一家画坊里，让老板给他画幅人像漫画。铺子里人少画多，摆的都是些巴山蜀水画。一路逛过去，这样的画坊看到了好几家。也有古雅的绣坊，底层卖绣品，楼上则是歌吧，有年轻男女坐在窗口，抱着吉它，旁若无人地在弹唱，颇有种文艺清新气息。稍稍了解下古镇历史便不奇怪了，磁器口是巴渝第一古镇，文脉深长。抗战时期这里名流云集，徐悲鸿曾在这里绘制《巴人汲水图》，郭沫若则在镇子周边考古找到了汉代崖墓并参加各类社会活动，还有冰心、丰子恺等都在这里生活工作过。

主街逛了一半，地势渐高，长长的台阶往上延伸，道旁屋舍也随之升高。从上往下看，正是导游说的“一脚踏上人家屋顶”，这便是山城重庆最独特的地势了。

在一条小巷入口处，看到个老奶奶坐在门前的矮凳上绣花。她戴着老花镜，低着头，只专注于手中的活，似乎屏蔽了所有的喧嚣沸腾。真是身有繁花艳照，心如古树不惊。她的旁边，一条小狗懒懒地趴着，身后的雕花木窗半开半合，不远处，夏季正蓬勃地展开着，老藤一步步地向远处爬去……

官川教师村

□歙县长青中学 吴小朋

名城歙县，星罗棋布着180多个行政村，自然村更是数不胜数了。有的靠土楼成片吸人眼球，有的则凭牌坊成群引人注目；有的借奇山异水引人入胜，有的则因名人故里令人神往……官川村让人魂牵梦萦的却是水口那棵千年白榧（继）木。花开时节，满树银装，香飘十里，又一地洁白。

官川村原隶属唐里乡，今并入杞梓里镇。如今这个乡镇，算是声名显赫的，历史上曾出了一位名叫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家。你也许没有仔细读过马克思的鸿篇巨著《资本论》，但可能听说过书中提到680多位人物，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。

从古城歙县出发，沿着徽杭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行，行至徽州民歌之乡苏村右拐，顺着发源于“自然保护区”清凉峰的昌源河继续赶路，磻溪、唐里……一个个古村落从车窗前一闪而过，最后车停在一个名叫外磻的村庄。

“这里已经是官川村的山脚下了。”司机小方一边说着，一边抬手指向半山腰，“那云雾中时隐时现的村庄就是官川村。”

小方是土生土长的官川人，是我早年教过的学生，如今又与我在县城的一所中学共事。而他的“安徽好人”父亲方钦忠，又是我上初中时的恩师。尽管师生关系如此亲密，可我还是第一次踏上官川这片神秘的土地。

其实，从外磻到官川，车辆是可直达的。一来盘山公路险象环生，让人提心吊胆；二来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程，已经头昏脑涨。于是，我们选择走“官磻古道”（官川至外磻），这样既可以多吸收新鲜空气，又可以多欣赏沿途风光。

古道的起点处有个路亭，名叫爱心亭，是方钦忠老师80大寿那年出资兴建的。方老师退休回家后，为家乡做了不少善事。他建了爱心亭、益民亭、慈善亭、和谐园，又筑了安全路、富民路、利民路，还免费为村民理发、量血压、用拔火罐治病……其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，是早已走进安徽好人馆了。

穿过爱心亭，踏上石板路，逆着溪流而上。路边，茶园、桑地、芦苇荡，交替出现；山上，桃花、榿木花、映山红，竞相开放。我们走着、走着，忽见山脚的溪流原是合二为一的，构成一个“Y”形。这时，如果从远山正视官川，村庄就好像坐落在一艘官船上，那不断升腾的云雾，就像挂起的船帆。难怪官川村，古称“官船坑”呢！

村中，那保存尚好的百余幢明清建筑，那堪称徽派建筑经典之作的方氏宗祠，那养育村民六百多年的古水塘，那守望村庄千年的白榿木……都是官川村脱贫致富、乡村振兴的优质旅游资源。

官川人的头脑是很活络的，有的将老屋修整、翻新，建成了徽州民宿；有的将新房阳台、走廊，改成观景台发展乡村摄影，把沉睡的资源变成金山银山。也有的将闲置的校舍修缮再利用，打造成公益性的村史馆、教师馆，让身在异乡的人们留住乡愁。

别看官川村规模不大，但自清末至今，这里已走出48位老师，足见其文风昌盛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教师村”。在“教师村”官川建造“教师馆”，是方钦忠老师生前没能实现的梦，如今由其子女出资完成了他的心愿。馆内展出了这些老师的珍贵史料，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他们乐于清贫、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，力求用他们严谨治学、德才双馨的人格力量，去启迪、激励、鞭策后人，让官川村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。

探云亭是官川村的至高点，那种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们远眺“雾里乡村”坡山，瞭望“摄影天堂”石潭，俯瞰“官磻古道”全景，好像看见一拨拨的游客，或自驾，或徒步，正向着远近闻名的“教师村”——官川涌来。

槐花的味道

□天长市金集小学 金 永

上泊湖不是湖，是一所师范学校。

时代使然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上泊湖迎来了一批天长最优秀的读书人，毕业后，他们成为皖东教育的主力。小计一下，十届学生，千余人，一个加强团的战斗力。若干年后，校友偶聚，趣谈上泊湖读书时光，谐称“上泊湖一期”“上泊湖四期”，言语间，颇具自豪感。

方传江是我师兄。他在上泊湖生活了十三年，先为学生，后留校做了老师。学校有一排高大的白玉兰，他常在树下捧书而读。他年青、俊朗，满满的才气。

方兄从方家大圩，进上泊湖，到天长城区，从学生到老师，从机关干部转任小学校长，现在是教育总督查，这样的人生也算平常，但不平常的是他善于用文字记述人生轨迹与感悟。他选用了近十年一百三十余篇散文，近二十万字。分“屡屡留痕”“真情相牵”“梦里忆旧”

“四季来风”“说事拉理”和“观行悟道”六章，积集成书，以《一树槐花》命名。工作那么繁重，拿出这部书，真所谓“昼课赋，夜课书，不遑寝息”，佩服了！

方兄发来书稿，邀我写序，叫我好生惊讶。自忖无师、无名，岂不坏了规矩，也会被江湖嘲笑。然而，《一树槐花》书稿几天读下来，无理由地喜欢上了。因为喜欢，所以就不避讳，何况得到许多乐趣。

说几点感受。方兄的文章充满对生活的热爱。大概是喜欢的缘故，感觉比其他深许多。他出生于高邮湖西岸的天长东北乡，书中多用“乡”字，凝聚万千情愫。“四园平整，水网交织……河内渔船穿梭，菱藕密布，野鸭成行……更有那一状元、两探花、四进士。”（《行走东北乡》）我想，写那一片地，他心中一定有比高邮湖更宽的一片大水。所以，他春天

去，秋天去，正月初一也携女儿骑自行车同去。为什么如此呢？！他反复写方家大圩，是他的根在那里。所以，圩里一缕风，拂拭一生情。清明，年三十，毫无例外，带着妻子女儿去祭奠先人。一抹朝阳，一夕晚照，桑树港边的油菜花，铜龙河埂的槐树叶，奶奶的茶食箱，多少事多少人难以割舍。爱得那么热烈，还有一点点惆怅。女儿，永远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也是他一辈子的牵挂。大概所有的父亲都有那么点儿自私。女儿从外地回来，“我远远地看见她娇小的身影，赶上前去，仿佛她瞬间还会离开。”（《女儿不在身边的春节》）一会儿，又把女儿当贵客。读到这里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眼里也湿漉漉的。

读罢“履履留痕”，就想立马背上行囊，跟他去皖南，去鹞落坪，去西溪，去南宁，去徽杭古道，像他一样，用脚步丈量山水。山水之趣，莫过于你离开了，那山，那水，还留在心中。“履履留痕”给我们启示：一个人，有一个角色不能少，那就是做一个行者。苦也是趣，累也是趣。他自己也说了，“这样的徒步还会继续下去，盼望还有越来越多的绿色、红色之旅，充盈人生行囊。”（《行走鹞落坪》）

方兄为师、为校长，对教育别有一种温婉。第一小学改建，特意请校长留下门前的大槐树；下大雪，“雪中的城南”叫他难以离去；时刻惦念他的实习指导老师李巧云；给在炳辉寄读的六年级孩子每人送一枚枇杷果；与孩子分享养护小蜗牛的乐趣……更有趣的是，写给一个内急的孩子送纸，还特别选人物报道“当校长，乐在其中”作为这本书结尾。点滴牵挂，白天晚上，一切的一切，守护的是上泊湖那个年青人的初心。“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责任，心里永远装着学生。”“因为心中有爱、左右有责，每天与那么多可爱的孩子、亲爱的同事在一起，所以你想不快乐，都很难！”这就是方传江。苦也无悔，累也无悔。

方兄的语言朴素自然，不矫饰。就像他人一样，质朴得希望能出点花样。然而，确如生活一般真实。“老家的人不把月亮叫月亮，叫亮（凉音）月。可能是月亮给人看起来清冷、冰凉的缘故。”是不是我们天长，而且是老人，才叫亮月。“小时候，亮月塘是我的乐园，洗澡，捞鱼，摘菱角，挖藕，嬉戏玩耍。”（《亮月塘边上的记忆》）“牛房是暖和和的，为了洗一把澡过年，我们顾不得牛屎粪的刺鼻，扒了衣服，跳进澡盆，下功夫洗个干净。”（《过年的那些事儿》）看一幅幅老照片，每一个字都那么真实，带着生命温度和泥土的芬芳，强强的代入感。方兄还善于包裹自己的感情，甚至小心收藏。对奶奶、对父亲、对母亲的回忆，种种琐事，写得不动声色，却如在目前。

阅读，有人喜欢朴刀棒杖，长枪大马，因为它能步步扣人心弦；有人喜欢倚翠偷期，烟粉灵怪，因为它能十二分地吊起人的胃口；但最能走进人的内心，心生热爱，并向往之，还是这些有烟火气的文章。因为切近，所以我特别喜欢。

一树槐花，就在他曾经工作过的第一小学门前，每年都盛开。看了这部书稿，给我的感觉，就是那一树槐花的味道。